

《一個複雜故事》 學院派與業界交鋒



新晉導演周冠威的首部長篇作品《一個複雜故事》在芸芸大片中，很低調、很小眾，事實上，電影卡士讓人很驚艷，張學友、葉德嫻、金燕玲、劉天蘭不收分文友情演出，而擔演女主角的台灣演員朱芷瑩，臉孔雖然陌生，但演出經驗也非常豐富，加上電影又是改編自亦舒原著小說，吸引力無疑大增。

這是香港電影學院電影電視學院碩士生的畢業作品，是學院派與業界的一次聯合製作，周冠威坦言，等了十年，終於等到這個機會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

導演周冠威

伍麗微 攝

最近新導演的作品特別多，劉韻文的《過界》未在香港正式上映，卻入選康城影展「一種關注」單元；袁錦麟的《風暴》聲勢浩大，全國票房收入破億；而周冠威的作品，也得到「安樂影片」老闆江志強及「銀河映像」製片人杜琪峯的青睞與投資，先拔頭籌在去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搶得先機優先放映，讚好之聲不絕。

苦等十年拍長片

周冠威2004年於演藝學院畢業，當時他憑畢業作品《嫵媚的房門》獲學院最佳導演獎。畢業後一直在電影圈打滾，做過場記，又為多部電影剪接及製作特輯。這十年，他一直没有放棄拍電影這個目標，先後拍攝了多部短片，如《樓上傳來的歌聲》、《吉兒》、《敏感》、《白色小孩》等，「我一直在等一個拍長片的機會。」當他得知演藝學院推出MFA（Master of Fine Arts）課程，而修讀學生必須交出一部長片作為畢業作品時，他毫不猶豫地去讀。

本來，他要拍的是一个警察失蹤的故事，但劇本提交後，發現規模過大，一時半刻難以完成，院長舒琪建議他可以嘗試改編亦舒的小說，拍一部小品劇情片。「我沒試過改編，但看了亦舒的小說後，發現這個作品非常前瞻，探討代母這個議題，香港沒有人拍過，內容很有趣，覺得可以試一下。」

亦舒的小說不容易改編，一來其文字非常簡潔，形成特有的故事氛圍；而亦舒的作品雖然被定位為大眾通俗小說，但人物個性複雜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、糾纏很難釐清，上一次改編已是25年前。「亦舒本人也很特別，雖然不斷出書，但她離開香港已經一段時間，我們



透過出版社拿到她的Fax號碼，和她聯繫傾談版權問題。她一直沒有回覆，直到有一天，出版社回覆我們，說可以任改，亦舒也不收錢，我們把錢付給出版社就好。」

改編亦舒原著

《一個複雜故事》一開始並不複雜，以內地來港修讀碩士的大學生雅子為主線，她為了籌錢支付兄長的醫療費，答應成為名媛的代母，以人工受孕的方式產子。豈料當她簽下合約，成功懷孕時，事情有變，名媛中止合約，雅子為保腹中之子，在離島隱世度日，後來孩子之父郁彰找到她，希望取回孩子。另一邊廂，深愛雅子的大學同學羅振明插手要當孩子的父親，連幫助雅子的區律師也牽涉其中，由此衍生出一段多角關係。「電影沒有大場面，但故事很離奇，中間很多轉折，電影與原著最大的不同是篇幅與人物的設定。」

小說裡的雅子是一個本地大學生，為了增加說服力及合理性，電影裡的雅子被設定為來港讀書的內地大學生，原著

中的醫生、心理醫生和律師在電影中也簡化成一個角色，小說的時間跨度非常大，最後甚至講到雅子的孩子長大了的情況，但電影就以一封信交待結局。「故事有趣之處在於雅子的心理變化，而她所做的決定也影響了周遭的人，包括區律師和郁彰，隱隱折射出香港人的不由自主，而雅子對待金錢的態度，也讓大家反思當下。」為了梳理故事，周冠威將小說切割成三個部分，分別以雅子、郁彰和區律師的角度去審視整件事，透過他們去說出事情的來龍去脈。

我們都很專業！

第一次拍長片，第一次與這麼多分量的演員合作，導演壓力可大了。「沒想過有這麼多明星參與，」周冠威言語間不無驚訝。一開始，彼此都很拘謹，周冠威為了打開大家的心胸，把自己的短片拿給大家看，「有一次車婉婉看完短片後，跟我說她很喜歡，我們了解更多，關係也變好了。」他還記得學友第一次與自己握手的情況，「他看到我，呆了呆，可能覺得我太年輕了吧。」他

忍不住笑說自己壓力很大，但學友的一句話讓他放鬆了，學友說，導演，你覺得郁彰這個角色有甚麼要注意的地方？「他說『導演』，表明了大家都專業地在工作，我們不需要搞甚麼social。」周冠威坦言以往拍短片時，要教演員拍戲、要兼顧很多工作，沒辦法專注拍攝，但這次與一群資深演員合作，讓他收穫良多。

《一個複雜故事》由九位演藝學院學生共同創作，周冠威是電影編劇、導演，其他同學負責攝影、錄音、剪接、後製等工作，是少數能夠在院線正式放映的學生作品。有明星參與固然增加了電影的可看性，而業界對新人的支持也毋庸置疑，「我覺得現在的新人很幸福，江生（江志強）常說，我們怎會不想新導演出來，我們甚至去找他們啊。」此前，江志強已多次投資新人拍片，包括演藝畢業生周顯揚的《殺人犯》、《大追捕》等。

「我很喜歡電影，我會繼續等、繼續爭取機會拍長片。」周冠威由始至終都知道自己的追求與目標是甚麼。



影音館

Muscle Shoal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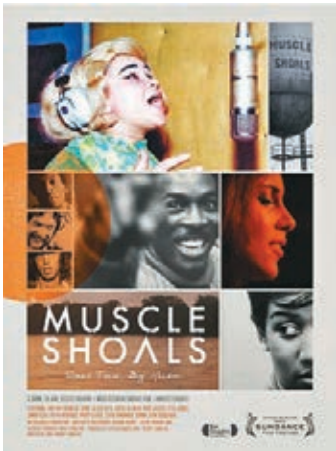
在美國阿拉巴馬州裡一個小鎮，有一個叫Muscle Shoals Sound Studio的地方，它竟然是美國音樂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地方！從藍調到騷靈到流行民歌搖滾，大家一心想要能製作出一Plug成Hit的音樂人，可以在Muscle Shoals裡經歷一段創作的心靈之旅。咦？對，其實讀者對Muscle Shoals這個地方一無所知，就連該地出產的音樂也不了解。1969年，由四位音樂人把自己錄音夾歌的地方變成錄音室，想不到後來這裡出現一首首經典金曲。導演Greg Camalier將這神奇又鮮為人知的故事拍成紀錄片，更在本年的Sundance電影節中亮相。

看到片中出現的星級人馬如滾石樂隊的Mick Jagger和Keith Richards、Alicia Keys、U2樂隊主音BONO、Aretha Franklin、Steve Winwood等，但電影的

金曲星工廠

原聲大碟卻不是星級歌手的精選作品，反而找來不同年代在Muscle Shoals創作金曲的單位參與。大碟曲式多元，藍調、騷靈、鄉謠等，沒有很激進的音樂，只想突顯經典。可能，這樣的安排對某些聽眾而言的確是有點悶……但我頗欣賞他們放了Percy Sledge的〈When a Man Loves a Woman〉、Lynyrd Skynyrd的〈Free Bird〉和Paul Simon的〈Kodachrome〉，不同曲式、不同想法、不同質感的音樂在Muscle Shoals這小鎮裡的確爆發出不同的能量和味道。

本欄之前亦介紹過由前Nirvana成員、現Foo Fighters主腦Dave Grohl拍攝有關搖滾界經典錄音室的《Sound City》紀錄片，其實，香港也有一個頗為出



■文：大秀

監製唐奕聰訓練再入行。初出道時歌曲反應不俗，可惜聲勢不能持續，近年她幾乎都在電視節目當主持人。金曲星工廠的魔力，或許限於時代，時代對音樂要求的改變，有時難以摸清。

影訊

重溫余麗珍銀幕風采

藝術旦后余麗珍（1923-2004）縱橫藝壇三十載，曾主演多部神怪粵劇戲曲片，以其歌唱「聲」腔及武打技藝深入民心。2014年是余麗珍逝世十周年，香港電影資料館於一月及二月份的「歡樂早場」，將放映她的粵劇戲曲片、武俠片及時裝片，藉此重溫其銀幕身影。

資料館將於今日、十日、十七日、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，放映《海底骷髏塔上集》（1965）、《海底骷髏塔下集》（1965）、《七鳳鬥魔龍》（1962）、《半張碌架床》（1964）及《掃把精》（1959）；而於二月七日、十四日、二十一日及二十八日將分別放映《紫腳十三妹金殿賣人頭》（1960）、《妹仔王掛帥平西》（1959）、《十年割肉養金龍》（1961）及《無頭女賣頭尋夫》（1961）。

余麗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憑《蟹美人》聲名大噪，《海底骷髏塔》可謂此經典神話之延續，蟹美人余麗珍、螺精林鳳及蚌精李寶瑩三女俠到處行俠仗義，配上動畫繪景特效，精怪鬥法非常精彩。《海底骷髏塔》下集片中的海底「真」景拍攝手法也玩味十足。《七鳳鬥魔龍》則聯同任冰兒、李香琴等七位燕國公主惡鬥好色魔君劉克宣，麗姐邊耍水邊甩頭邊穿插眾人間，盡展高超武藝。

其後她在《半張碌架床》與林家聲演母子，與從事賣唱、醫卜星相和商販的住客共居，在逆境中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。《掃把精》中麗姐被刻薄老闆譚蘭卿打死，冤魂寄宿掃把成精，死纏三位殿堂級笑匠梁醒波、半日安和鄧寄塵，助其復仇，諧趣盡鬼。

她又以紫腳驕功飲譽梨園，拍了《紫腳英雄》系列電影。《紫腳十三妹金殿賣人頭》的十三妹單槍匹馬夜探相府報父仇；《妹仔王掛帥平西》以高強武藝大敗三位少爺奪帥印；又在《十年割肉養金龍》中含淚割肉果兒腹，母愛泛濫。

為配合放映，資料館亦於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，舉辦「史上最『神怪』又最『狠』的正印花旦」座談會，由節目策劃陳曉婷及影評人易以



聞介紹余麗珍的傳統粵劇功架，探討其神怪電影的土法特技。

流金歲月

■文：沙壹

紅線女餘韻猶存

粵劇界一代宗師「女姐」紅線女於2013年12月8日病逝廣州，享年88歲，梨園內外皆深表惋惜。印象中紅線女該是我的粵劇藝術啟蒙者，主要原因是先父是紅線女的忠實粉絲，我從小就把家裡數之不盡的紅線女卡式錄音帶，從《昭君出塞》到《柴房自嘆》、《打神》、《思凡》等「紅腔」經典聽得滾瓜爛熟，至今難忘。由於工作纏身，我無法親赴廣州出席追悼會，唯有趁聖誕節假期，走訪坐落於廣州珠江新城的紅線女藝術中心緬懷一番。

抵步後發現紅線女藝術中心正舉辦多項紀念活動，例如由紅線女的得意門生歐凱明、郭鳳女、蘇春梅等演出《昭君出塞》、《思凡》、《搜書院》、《刁蠻公主懲駙馬》折子戲專場，向恩師致敬；此外，紅線女藝術中心亦安排於每天早、午放映紅線女的電影作品，包括《關漢卿》、《天長地久》、《慈母淚》等，讓觀眾更了解紅線女除粵劇藝術以外的多方面才華。

藝術中心的二樓是有關紅線女生平的圖片展覽，即使編排有點雜亂無章，還是讓我更了解紅線女在內地的事跡。紅線女自從1955年離開香港回到內地之後，雖然一直致力於粵劇演出及培訓新血，但是香港極少粵劇團搬演她的戲寶，而她早期所拍攝的香港電影，大部分也因為年代久遠而失傳，香港人是否已經遺忘了她？猶記得1980年紅線女率領廣東粵劇院來港演出《省港紅伶大會串》，就出現萬人空巷購買門票的盛況。其中劇目包括紅線女與梁醒波合演的《刁蠻公主懲駙馬》，觀眾聽出耳油之餘，也放下了心頭大石。喜見故人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，聲線依舊婉轉甜美；縱使面對多麼難堪的遭遇，她沒有放棄粵劇，繼續以最好的聲、色、藝奉獻觀眾。該次的完美演出，自然就成為香港老一輩的集體回憶。

紅線女曾經不止一次說過，香港是讓她成名的福地，而她與香港的淵源一直沒有斷絕。她最後一部主演的電影是1990年由楚原導演的《李香君》，也是暫時香港出品的最後一部粵劇電影；而2012年她於新光戲院重修開幕典禮上高歌一曲《荔枝頰》，就成為她在香港最後一次的公開露面及演唱。如果大家看過講述乾旦生涯的紀錄片《乾旦路》，該記得主人翁王侯偉就是因為迷上紅線女而決心走上乾旦之路。《乾旦路》詳述王侯偉遭遇過的挫折及冷眼，也記錄了紅線女給他的感情指導與勉勵，讓他在逆境中找到堅持下去的動力。當然，並不是每一位粵劇從業員都有幸能得到紅線女傳身教，但是紅線女對後輩的提攜愛護、對藝術的無私奉獻，讓她益發受人尊敬與懷念，斯人已逝，餘韻猶存。

